

歷史與空間

「土樓王后」與守護人徐松生

近日，慶祝「福建土樓」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十周年系列活動，在土樓核心區龍巖市永定區舉行，「國際越野摩托車挑戰賽」也在下洋鎮初溪土樓群舉辦。它讓我想起了「土樓王后」集慶樓的今昔與守護人徐松生。早在集慶樓列入世遺前的1999年，《閩西日報》刊出《「土樓王后」集慶樓》，成為描寫初溪土樓的第一篇文學作品。「土樓王后」的雅號逐漸為媒體所引用。2006年，下洋鎮方園旅遊公司開發初溪土樓，最早開闢集慶樓景點。2007年，初溪村建築師徐松生被文化部授予第一批國家級土樓營造技藝傳承人。2008年，以永定客家土樓為核心的46座福建土樓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從此，「東方古城堡」「世界建築奇葩」的客家土樓聞名天下。

從觀景台俯瞰，初溪土樓群由5座圓樓和31座方樓組成，層層疊疊，參差錯落，與藍天、白雲、高山、濃霧、梯田、翠竹、人家、小橋、流水融為一體，構成質樸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美不勝收，悅心搖神。而其中倚山臨溪的四座土樓，圓圓圓方，既相連又開放，造型別致，猶如天書，氣勢磅礴，震撼心靈，是最壯觀最具衝擊力的土樓，成為福建土樓旅遊對外宣傳的標誌性符號。因此，初溪土樓群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土樓群」。

坐落於下洋鎮初溪村的「土樓王后」集慶樓，是初溪土樓群中「三圓一方」中的一個亮點，素有「最古老最奇特」美譽。據《徐氏族譜》記載：該樓由初溪三世祖徐仲富建於明代正德年間（約1515年），距今有五百多年歷史。該樓為兩環圓樓，佔地2,826平方米，全樓計247間房，居住徐姓宗族幾百人。集慶樓的「最奇特」表現在：全樓設有72架樓梯，便於樓中上下；外環二層以上設有多道暗梯，遇危急時使用；外環外牆設有9個瞭望台，可架設土銃防衛；外環底牆設有一個秘密暗道；全樓木構件全靠榫頭銜接，未用一枚鐵釘。

可是，由於年久失修，2001年6月它面臨全面倒塌的危險。作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集慶樓，當時的破爛面貌讓人吃驚：屋面大部分檁椽腐爛不堪，瓦頂透光，樓層水平高差30-50公分，挑樑腐朽折斷，牆體嚴重變形，72架樓梯殘損歪斜，特別是510根立柱全部傾斜，上下扭曲如跳搖擺舞一般。整座圓樓幾近危樓，當時無人敢承擔維修重任。

徐松生臨危受命，接受了維修集慶樓與餘慶樓的任務。徐松生1953年出生於初溪村餘慶樓，初中畢業後跟隨父親學習土樓營造技藝。徐松生沒想到維修的困難超出自己的想像。當他想矯正一根歪斜的立柱時，沒想到根本扳不動它，似有幾千公斤的暗力在推着立柱，原來整座樓510根立柱都是與眾多樑、檁相勾連的，它們形成了不同方向的向心力；就像一排排斜斜站着身子站隊的人，有一股看不見的傾斜力衝向中心點。這也是形成上層立柱向左傾斜，在力點強力的作用下，下層立柱必然向右傾斜的力學原理。

悟性過人的徐松生，明白了它的原理後，採取了先另立旁柱，鋸斷橫樑，阻斷向心壓力的辦法，然後再更換蛀蝕的立柱或矯正立柱，一步步地把五百多根柱子維修好了。接下來，樑椽椽瓦、樓梯樓板的更換修正就容易些了……維修後的集慶樓面貌煥然一新，重現了昔日集慶樓古樸滄桑、氣勢磅礴、恢弘壯觀的王后風采，成為「中國最美麗的土樓群」中最奇特、最雄渾的地標性景觀。

集慶樓整體結構是按照「八卦九宮」的結構建造，文化內涵十分豐富。樓內儒家的楹聯，道家的雕刻，佛家的供奉，都含有深意。集慶樓木門石框，黃牆灰瓦，外形如鼓，石裙高砌，質樸斑駁，如一位歷盡滄桑、低調內斂的「王后」。大門聯曰：「集益都從謙處受，慶餘只在善中求」，意思是：各種好處都要從謙遜中才能得到；喜慶的富裕也只能在慈善中求得。橫批「物華天寶」，意思是：人最珍貴的寶物就是謙遜慈善的品格。所以，這副對聯是教化人們為人處事的。

永定土樓每座樓都有固定門聯，是客家人每天要溫習的功課，客家人崇文重教，實際上就是從小讀門聯開始的，這是一種很特殊的文化現象。你來到樓前，眺望屋脊之上鑄有一隻白色的公雞與獅子，你知道做什麼用的嗎？嚶，是鎮宅避邪的。所以說：土樓的門道寄寓於這些看似平平淡淡的細節。以微見著，以小知大，從細處讀懂客家文化，是參觀土樓的樂趣與玄妙。

集慶樓的通廊、天井由溪石鋪砌，自然生態，清爽宜人。門廳、中廳、後廳佈置於中軸線上，但它卻是一反常態，按照由高到低來設計的，這是為什麼？當你離開土樓，從中廳走向大門，台階一步步由低到高，你知道它什麼含義嗎？對了，步步高陞啊。中廳是客家土樓不可或缺的建築元素，是土樓人家議事、祭祖、敬神、聊天、辦紅白喜事的公共場所，也是客家人最具童年文化記憶之地。中廳



「土樓王后」集慶樓坐落於下洋鎮初溪村。

的神龕供奉觀音菩薩，廳中擺有長條供桌，木交椅，牆上書有「東海世澤，許國家訓」以及徐氏家訓、「節孝廉義」，揭示客家人的精神信仰、崇祖重本。

參觀集慶樓四樓時，我觀測到一個奇異現象：四樓牆體內傾得很厲害，達到30多度，似乎岌岌欲倒的樣子。守護人徐松生大師見我小心翼翼的神態，笑着說：「這就是『日送牆』的結果。」「日送牆」？我一頭霧水。徐松生解釋說：「土牆不像磚牆，日照多的一面乾得快，往往會向日照少的一面偏斜，好比人站立時，左腳踩在岩石上，右腳踩在沙地上，在重力的作用下，右腳一邊慢慢低下去，人的姿勢會傾斜一樣。」「日送牆」是許多建築師沒注意的技術細節，這完全靠經驗判斷，是最難把握的。所以，經驗老到的師傅，不會呆板地垂直整牆，往往要外傾一些，讓太陽曬上一段時間矯正過來。集慶樓四樓的「日送牆」雖然是反例，但因為整座樓的牆體是牽拉穩固的，所以它仍然固若金湯地屹立五百多年。

圓圓的廊道，圓圓的天空，圓圓的屋瓦，走進集慶樓猶如走入一座迷宮：曾有美國遊客住在集慶樓，走出房間下樓去了，回來時卻怎麼也找不着住哪間了。最後，他只好摘了朵小花插在自己房門上。這個小插曲，折射它結構精巧。

集慶樓被開闢為「客家土樓文化博物館」後，分層陳列客家民俗、姓氏源流、土樓建築、土樓攝影展。底層客家民俗文物有二萬多件，遊客進入樓中，觀賞這一雄奇壯麗的世界文化遺產，讓人感嘆客家先民的偉大創造。「土樓王后」集慶樓，作為電視劇《南洋》、電影《大魚海棠》拍攝地後，更是名滿天下，遊客火爆。如果說初溪土樓群是「中國最美麗的土樓群」，那麼「土樓王后」集慶樓就是初溪土樓群的一顆閃亮的翡翠。

書若蜉蝣

葉輝

夜遊長洲九宮塘

話說長洲九宮塘途經南丞與白鰲灣之間的一段小路，前雷達站下海角的石頭非常巨大，有三四層樓高，幾十呎闊，歷年來經日風雨洗刷，乾淨得一塵不染，恰似石頭瀑布，地形險惡而不易翻邊；在長洲碼頭左轉，沿海傍街至冰工廠、過污水處理廠、走長貴路，經桂濤花園，跟石屎路上斜，到達雷達站及三角網測站，繞最北小路而至東北村屋，折回近雷達站落石級至東灣仔海灘，過海灘拾級而上，踏出北角咀，走過東灣四亭而至配水庫，下東灣海灘，經東堤小築、華威酒店，沿黑排路抵觀音泳灘，有小路至南丞灣，沿路至長洲山頂道，經問魚別墅、美蓮園、長洲花園，沿邊就可抵達九宮塘了。

走在長洲山頂道西，沿小徑切入白鰲灣，過鰲魚灣，再到張保仔洞，然後再經天后宮而出贊瑞路，穿越美經援村，接返山頂道西，小徑北落西灣路，途經圓桌村、水坑、東莞村、金湖花園、中學路，沿着海旁的中興堤路、大興堤路，再返回長洲碼頭，於此夜渡長洲就完成了。

走在長洲諒不致迷途，夜行於民居石路易走；但沿途卻遇上好幾處海灣，假如恰逢潮漲，或者就要涉水而過，甚或要改路線；就當行街一般，仍保持行山裝備，更要看天氣情況，帶備雨具，糧水簡單，正因為夜行，行山杖就一定要帶，必要時就權宜打狗棒。

早在明朝時，長洲已發展為漁船集散地；及至清朝乾隆年間發展為墟市；長洲本為寶安

縣（舊稱新安縣）所管轄，然而地處偏僻，朝廷難於治理，因此乾隆年間廣東省布政司向當地黃姓大戶發出《承墾長洲田冊執照》，將長洲中部土地俱撥歸黃氏所有，且代為管理，惟稅收一半必須上繳朝廷。

上世紀70年代於長洲東南部發現的長洲石刻，可推斷至少於3,000年以前，已有先民居於長洲。

在石角與石縫中「死仔煲」甚多，何謂「死仔煲」？此乃蜆家人鄉音俗稱，「煲」應為「包」，嬰孩不幸在艇上身亡，漁民嫌麻煩不上岸報官，就用嬰孩的小棉被捲起要屍，棄置於石角隱蔽石縫之間，情況有如天葬。

觀音灣對開的「麵包石」潮退時在灘也可挖呢，可惜當時保護環境意識薄弱，島上仍烏天黑地，但「麵包石」沿岸至日軍所留下的「觀音灣」機關槍山洞很猛鬼，如鬼大哥鬧脾氣時就會「鬼撒沙」；南丞的海岸線也好行，可惜多蚊，天后廟對開峭壁下大水丞常有刺鼻的電油在水面漂浮。

南丞據傳亦猛鬼，在釣魚夜常有怪事發生；半夜後有透明人飄至釣魚客背後，拍其膊頭，據聞為索取香煙；東灣仔最神秘，以前未有樂徑前更荒涼詭秘，當年島民很少步行前往，大多划艇而至；每次划艇入東灣仔範圍，石角有很多肥美石狗公可釣；由長利公園的水庫涼亭，沿山脊直行至海角盡頭，東灣仔就在左邊；千萬要小心，山脊中間路面有條大裂縫，容易失足下墜。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 (八十五)

明代高僧慈山德清 (之二)

峰一冉春
頭片冉深
倚閒天雨
杖心香過
看無上落
雲處衲花
歸着衣飛

明代高僧慈山德清詩(之二)
素仲配畫
甲午秋日



慈山大師十九歲出家，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所能為。」遂請祖翁為他剃度，依無極大師，受具足戒。二十八歲初遊五台山，到北台見有慈山，果然奇秀，默取為號，當年大師三十矣。此後慈山德清成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

慈山大師很愛大自然美景，更愛山居清閒。此詩給人一種寧靜而優雅的春天感覺。許多時，我羨慕出家人的閒適，畢竟我等俗世凡人，俗務纏身，很難有這種雅興。《小窗幽記》中有：「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靜土。」這是明朝文人的隱世方法，當年輕人的逃避方法是閉門做宅男，網上是樂土。如此，於世於己何益呢？

浮城誌

星池

針插良心

昔日搭乘巴士，倘若有空椅子，也先望一望，確保沒有污漬或垃圾，才會安然坐下。並非性格過於謹慎，凡事小心翼翼，而是偶有欠缺公德心之徒出現，不足為奇。例如會有乘客在不許飲食的車廂丟棄膠袋及紙杯，或順手遺下一些廢紙雜物，甚至會有空樽隨巴士移動而在車廂內滾動，從車頭滾至車尾，經過無數椅底，碰上不少乘客的鞋子。曾經椅子有泥粒，類似鞋印，該是父母抱住小孩站在座椅上觀賞窗外風景。大雨傾瀉之時，亦要小心，慎防雨傘的水灑落在椅上，更會有人大模大樣把濕淋淋的傘子放在鄰座，弄濕椅子。近日，乘坐巴士，更須留神，因為發生多樁巴士座椅被人惡意插上針灸針或縫針的奇怪事件。

道認為藉此行動帶給巴士公司麻煩，便會不再生氣；難道認為自己身先士卒，可引起大眾關注此事，便可置他人的安危於不顧？結果，他偷偷把針插下，插進椅上，其實亦插在其良心之上，莫非真的不會感到痛楚嗎？唯一能肯定的是，那些針切切實實插於與他毫不相識的受害人腿上，犯人從新聞得知悉有傷者，作何感想？

下筆之時，一名疑犯已被捕，不僅是天網恢恢，更是巴士內外的閉路電視拍攝了線索，疏而不漏，經警方追查而成功緝兇。此事未必就此落幕，或許有人跟隨，繼續此種離奇的惡作劇，以為自己勇於挑戰社會，卻難以令巴士服務得以改進，僅是滿足一己私慾的手段，損人不利己。

此事確實光怪陸離，兇徒目的若是復仇，不滿巴士的服務，此舉僅是傷了無辜的人，苦了往後須要憂心提防的所有乘客。最終，令其憤懣之服務，卻全然得不到改善，卻平白無故令陌生人被刺傷。難

豆棚閒話

青絲

「鴻浩」之志

幼時讀書，班長是個伶俐乖覺的女生，很受老師喜愛。她有一次做朗讀示範，把「捧着一隻碗」讀成「棒着一隻碗」。過去在相對封閉的小圈子裡，這種失誤的轟動性，並不亞於今天的北大校長把「鴻鵠之志」唸成「鴻浩之志」。時隔多年以後，相信她即使沒有看到《百年孤獨》裡的冰塊，也仍然會不時想起那個下午，因為那些不斷哄笑取樂的吃瓜群眾，就是行刑隊。

有過這樣的例子，我一直很怕讀錯字，畢竟漢字形體構造複雜，同音字又多，加上很多書法家筆走龍蛇，詰屈潦草，酒醒過後自己都不記得寫的是什麼，旁人稍不留神就會中招。更有甚者，還有人專門挖坑等着人來跳。

清末張之洞任湖廣總督，常故意讓屬員難堪。曾有候補知府稟見，張之洞手書「錫茶壺」三字，問對方怎麼讀？候補知府答為「錫茶壺」，當即被打發回原籍。所以遇到類似的場合，有人指着書法作品

問我哪個字怎麼讀，我都是一概答說不知道。不過，很多因錯字引發的非議，並不在字面本身，而是當事人的特殊身份導致錯字率下降。尤其明星大腕出糗，會給吃瓜群眾帶來一種高身份身份時從雲間墜落的快感。如劉德華曾有一首歌，把「劊子手」唱成「筷子手」；女星李小璐在電視劇裡把「修葺」唸成「修茸」。多年前，伊能靜把「羽扇綸巾」讀成「羽扇倫巾」，也被歌迷批得灰頭土臉，認為與她的「才女」之名不符。

光緒年間，姚四寶是內閣學士姚元之的孫子，時任安徽巡撫沈秉成是姚元之的徒孫，以世叔禮接待回鄉的姚四寶。巡撫衙門的號房問姚四寶的僕人，姚老爺的字是什麼，以便進去通報。僕人寫下「賊形」二字遞進去。號房說肯定錯了，怎會有人起這個字呢？僕人不服，跟號房爭辯半天，最後號房親自去問姚四寶，才得知他的字是「賦彤」。事情傳開，「姚賊形」

成為人盡皆知的綽號。這種情形，就像有人讀發言稿，不認識秘書寫的「身陷囹圄」，於是遵循有邊讀邊、無邊讀中間的規律，讀成「身陷令邊」，「飲鴆止渴」讀成「飲鳩止渴」……類似的教訓，或許能使當事人意識到在往後的人生中，努力做自己的主人更重要。

就像從魯迅的《藥》裡能夠看見愚昧，以及愚昧背後的人性扭曲一樣。從對待錯字的態度，也能看出求真的底線，以及追求善和美的限度。我以前認識一個老闆，他唱卡拉OK總是把「月亮惹的禍」唱成「月亮若的禍」，「路見不平一聲吼」唱成「路見不平一聲孔」。剛開始我以為他是有意搞怪惹人發笑，後來才發現他是真的不認識。有一次他正在唸小學的兒子糾正他，他振振有詞地反駁說，人會動腦子賺錢最重要，你識字多，你是字典，但你會做生意賺錢嗎？那一刻，羞慚的我覺得自己就是燕雀，理解不了這位「鴻浩」志向遠大的抱負。

生活點滴

徐永清

難忘軍旅毛豆晚會

在水陸眾多的蔬果之中，我愛吃的食物是毛豆，最偏愛的還是鹽水毛豆。這不僅在於它食用的便捷與痛快，它總讓我想起軍營這個幸福快樂的大家庭。

我們的部隊是總參某部的一個情報機關，那時節，我們駐紮在昆明市郊的跑馬山。在昆明當兵的那段歲月，每每吃了晚飯，我們這些常年坐辦公室的官兵，總是披着夕陽，沐着晚風，到菜地勞作。經我們精心時弄，菜園裡一年四季，姍紫嫣紅，一派生機。園裡有身披紫袍的茄子，燈籠樣的番茄，脆生生的黃瓜，火紅的辣椒，白淨的蘿蔔，小瓣樣垂垂的豇豆，不過我們種得最多的是毛豆。

六月間，那團團哇哇的毛豆，長得枝葉茂盛。撥開緊密肥碩的豆葉，只見簇簇彎月樣的豆莢飽鼓鼓的，就差要撐破豆殼。這個長勢真是喜人。這時我們總要大把大把地揀下滿枝的豆莢，投放精鹽、八角、桂皮，滿滿地煮上幾大鍋，夜晚便堆放在辦公室拼長的桌上，來個開心痛快的毛豆晚會。

手持顆顆翡翠樣的毛豆，就像把玩一件件工藝品。這顆顆毛豆濃縮了多少日月精華，雨露恩澤，又飽孕了我們幾多汗水。

把它輕輕放入嘴中，慢慢退出豆殼，緩緩地咀嚼，是股淡淡的鹹，絲絲的甜，清清的香，還有丁點的粉與麵。大家一邊品嚐着勞動的果實，一邊海闊天高地談着人生與未來。

當然，吃毛豆時還有精彩的節目表演。這時我們的指導員背向大家，不停地敲打着小鼓。此刻便有一隻排球飛也似地在大家手中傳遞。鼓停球止，球在誰的手上，誰就得唱歌一首。唱得好的，送把毛豆，權作獎品；唱得荒腔走板的，獎品非但沒有，還得罰其頂球。

我們的指導員是個四川女性，敲鼓時她會使出許多「花招」。一會兒把鼓敲得很慢，猶如暴風驟雨，熱鍋炒豆，讓人緊張得心跳加快；有時敲得很慢，若停若止，讓你猶豫不決。大家在傳球之時，經常出現「一箭雙鵰」的情況。逢着一男一女就熱鬧了，兩人得同唱一首歌。此刻男子多半把音調唱得高高的，可謂是響遏行雲，讓女士找不到調，接不上腔。男士便會贏得滿堂的喝彩與掌聲，女子照例罰其頂球。女性不知平衡性差，還是氛圍的干擾，總是不能如願，使得「洋相百出」，惹得陣陣哄笑。

有人竟笑得把嘴裡的豆粒不小心噴射出來。在表演節目的時候，有些老同志不知是思鄉，還是方言難改的緣故，唱起歌來總是帶着濃濃的鄉音。於是粵味、滇調、豫音、豫腔，鄉音爭奇，鄉情流淌，把同樣一首歌演繹得千姿百態。還有些老同志，推諉不唱，要唱就是家鄉調。於是天津人唱大鼓，浙江人哼越劇，陝西人吼秦腔，山東人演呂劇，小小的一個聯歡會精彩紛呈，成了中華戲苑的大舞台。

我們科室有個姓陳的參謀，此人是個大大的「活寶」，他專唱川劇，且極盡誇張之能事。一會兒把喉嚨扯得又高又細，讓你提着心和他的音調同攀雲霄；抑或急轉直下，低下來，矮下來，彷彿要鑽入泥土。有時他滿臉苦楚，似泣似訴，讓你的心兒碎成百瓣；俄頃喜氣洋洋，搖頭晃腦，柳暗花明。他的演唱最是煽情，掌聲的回報也最為熱烈。

在毛豆收穫的季節，我們總要舉辦兩次這樣的晚會。每次晚會待毛豆吃光告結束，此刻多半已近午夜時分。看看桌上，堆堆豆殼如同座座小山，個個吃得肚飽胃撐，人人笑得腹疼嘴酸。